

日本旧石器文化研究的进展与争论

陆 庆 五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1947年本州群马县的一个年轻考古学业余爱好者相泽忠洋在岩宿零层的红色垆母层中发现了旧石器。1949年7月间,他又在岩宿地区发现了旧石器。相泽的发现促使了明治大学杉原庄介率领专业考古队,在当年九、十月间,对岩宿地区进行了发掘。在9月11日傍晚,杉原从暗褐色的垆母层中挖到了一件人工打制的椭圆形斧状器。这一发现证明了更新世期间日本列岛确实存在着古人类。目睹这一重大发现的还有杉原的学生芹泽长介和相泽忠洋。在此之前日本考古学界对日本人的起源问题一直流行着一种朦胧的说法,认为距今数千年前,乘着独木舟的新石器时代人群,不知从何处来到了日本列岛,从此他们繁衍成今天的日本民族。这种说法久久流传,无人怀疑。岩宿的发现鼓起人们向古老地层探求的信心,犹如“开闸之洪水”,在各地纷纷发现了为数甚多的旧石器文化遗迹。日本的旧石器文化研究就这样蓬勃开展起来了,在短短四十年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激烈的学术争论。

两个对立学派的争论

有讽刺意义的是,明治大学的以师生相处的杉原庄介和芹泽长介在这次岩宿发掘后,由于某些原因,两人分别成为领导日本旧石器文化研究的两派对立观点的代表者。以芹泽为首的一派认为:日本列岛居住古人类的纪录可追溯到比3万年前更遥远的年代。他确定,暂以3万年前立川垆母层的第10层为界线,界线以前的石器都称之为“前期旧石器”,界线以后的称之为“后期旧石器”。他的学说本文简称为“前期说”,也作“前期派”。杉原的见解认为:更新世的日本确实有人类存在,可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证实3万年前日本列岛有人类活动。这种看法在当时代表着学术界的多数派。他们的看法基于这样的事实:闻名的南关东立川垆母层厚度相当大,含有庖厨垃圾堆积物,其第10层确实存在日本最古人类的遗迹。该层¹⁴C测定的年代为30000—28000年前。杉原一派的观点与芹泽一派的针锋相对,所以本文简称“反对派”。

芹泽精力充沛地探求着3万年前的文化遗迹。1964年2月,在九州大分县日出町的早水台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时,于第5层的探沟底部采集到了用脉石英制成的石器。一个半月后,芹泽再次发掘了该地点的第5层,发现了用脉石英和石英粗面岩打制成的砍砸器和手斧等一批石器。芹泽认为它们是10万年前的东西,可看成类似中国北京周口店的石器文化。他认为“日本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从此才真正开始”。以后的五、六年间,芹泽又连续调查了一系列早于3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在1965年—1978年间他对本州栃

木市的星野遗址进行了五次发掘,划出 13 层旧石器文化层,他明确认为第 7—13 层文化的年代早于 56000 年。1970 年芹泽再次来到了有历史意义的岩宿 D 地点,调查、发掘了岩宿零层旧石器文化层。在 1970 年—1971 年间芹泽还对栃木市的向山遗址进行了发掘,也发现了同样古老的文化层。以后相泽忠洋又协助芹泽追踪调查了 3 万年前关东平原赤城山麓的旧石器文化。

围绕着“三万年以前日本列岛是否居住过人类”这一焦点,两学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论争。1953 年 6 月,以杉原庄介为队长的明治大学的考古发掘队在本州北端的青森县金木町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从砂层找到了一些原始“砾石石器”,猛一看这些“石器”似乎也有二次加工的痕迹。最初杉原以为这些“石器”是远比岩宿石器古老的猿人阶段的文化。后来经他仔细的分析,发现这些所谓的“砾石石器”的岩性与上游砂砾层的岩性相同。于是他认为它们是在水流中经互相碰撞后的自然砾石。并且从这些“石器”的总体来看,不存在人类加工的共通性,即没有稳定的类型可言,它们不具备石器的共性,所以杉原把它们断定为“假石器”。杉原反思了自身这段“肯定—否定”的认识经历,引以为训,从此他持非常慎重的态度来分析旧石器文化。他于 1967 年发表论文,特别强调古老石器文化的暧昧性,全面批判了“前期旧石器文化”论,提出了日本不存在前期和中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假说,即 3 万年以前日本列岛不存在古人类,直到 3 万年以后的后期旧石器时代才有人类居住。杉原具体地认为本州新潟县佐渡的长木地点的石器与青森县金木町的一样,也是假石器。他还否定了曾被看作猿人阶段的九州大分县丹生的文化遗产。他认为这些发现物是从“砾石层中采集来的自然石”,它们的“出土层位也不清楚”。他同样认为早水台的石器也是“自然砾石”。此外,他一方面承认星野遗址第 5、6 层出土的遗物是石器;但另一方面又怀疑它们是从原生层位出来的,而认为是从高处崩落下来,经二次堆积的东西。并且,它们的层位比南关东的立川垆姆层还要靠下,所以它们不是石器。杉原还认定岩宿零层文化层的石器也是“自然砾石”。这种批判的锋芒也涉及相泽忠洋在本州群馬县权现山和不二山采集的石器,认为这两地的层位不确实。当时杉原的观点在日本考古学界和第四纪研究领域代表了相当一部份人的看法。直到 1981 年,人们仍对“前期旧石器文化”持怀疑态度。

“前期”派的论据

围绕“前期旧石器”的论争,持续了近 20 年之久,直到八十年代以前,论争双方势均力敌。芹泽对反对派的论点进行了下列的反驳和解释。

1. 关于识别“前期旧石器”的问题。记者问芹泽:为什么那么多的“前期旧石器”发现于宫城县?芹泽答:首先是宫城县内普遍分布有旧石器,加上那里的发掘者能理解“前期旧石器”,这样就常有发现。芹泽列举发现中峰遗址的事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1984 年为宫城县中峰地区修建净水场而进行的紧急发掘中,发现了旧石器地点,中峰 C 遗址。“这遗址被发现的契机仅仅是一件石器,它比早水台出土的石器还要难以辨认。这块石器如落在持否定观点的研究者手里,可能把它当作石块而被抛弃。幸亏这次发掘由能理解早水台石器的人领导”。接着,芹泽很感慨地说:“我认为对早水台石器的看法是理解不理

解(前期)旧石器的‘试金石’”。

2. 关于“前期旧石器”的人工痕迹问题。前期派认为“前期旧石器”既然是人工制造的,就有其一定的打制方法。反对派把它们说成“自然砾石”是错误的,芹泽为此作了论争。芹泽曾到山上捡了很多自然砾石,发现它们被磕碰的断刃角几乎都是钝角。Barns 曾经对人工打制石器的刃角作过统计,刃角超过 90° 者只占全部石器的 20% 以下。就以早水台等“前期旧石器”来说,几乎都具有锐利的刃角。当有人全盘否定栃木市向山遗址的旧石器,认为它们是“自然砾石”时,芹泽反驳道:这遗址有六层旧石器文化层,每层情况各不相同,第 3 层黑色带(24000 年前)的石器是用长石片制造的,该黑色带下面的第 5 层有 32000 年前喷出的鹿沼轻石层(KP 层);在第 5 层下面还有两层前期旧石器文化层,其中的石器与“KP 层”以上的后期旧石器文化层的石器截然不同。所以把向山遗址所有层位的东西都说成是“自然砾石”是没有道理的。

3. 为了进一步探究旧石器的用途,芹泽从 1977 年开始致力于用显微镜观察石器使用痕迹的研究工作。他对向山遗址第 3、4、6、8 层的石器进行了显微镜观察,发现第 6、8 层石器的刃缘都有使用的痕迹,并判断它们曾经加工过什么样的对象物。例如,5 万年前的第 8 层发现的砍砸器,曾被用作砍伐木头。芹泽的这种方法验证了不少“前期旧石器”的可靠性。

4. 有人对混有自然砾石的土层中所发现的旧石器表示否定时,芹泽指出:欧洲和中国的早期旧石器遗址出土的很多石器也都是从砾石层中找到的。例如 19 世纪法国索姆河阶地上首次发现的早期旧石器遗址就含有自然砾石。这些石器遗址由于地层错动,混进自然砾石也是不足为奇的。

以芹泽为首的“前期”派在不断阐明自己观点的同时,以宫城县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加紧寻找“前期旧石器”,特别在八十年代开始以来,“前期旧石器”遗址接连被发现,纪录不断被刷新(在此,仅择其主要者列出如下)。

1981 年,在宫城县岩出山町的座散乱木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时,在第 13 层发现了人工打制的石器,其年代为距今 42000 年前。

1982 年,在仙台市东北大学校园内的青叶山 B 遗址发现有 3 万年和 7 万—10 万年以前的系列旧石器,最古老的 10 万年以前的石器为大小只有 3 厘米,周边经加工的刮削器。

1983 年,在宫城县黑川郡大和町吉田的中峰 C 遗址发现了“前期旧石器”。1984 年 11 月 19 日发表了用热释光法测定该遗址最下层(地表下约 5 米)的,第 5 文化层的年代为 14 万到 37 万年前,它是目前日本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芹泽认为制造和使用这时期石器的是相当猿人阶段的古人类。

1984 年的春、秋两季,在宫城县古川市马场坛 A 遗址的、早于 13 万年前的第 20 层,找到了 49 件旧石器,它们与中峰 C 遗址第 5 文化层的较相似。更重要的是,在马场坛 A 遗址的 20 层下面 3.3 米的第 32 层和 33 层,也发现了 3 件石器。

“前期”说的疑点

上述日本八十年代前半期发现的一系列旧石器遗址,特别是座散乱木遗址的发现,突

破了旧石器文化存在年限“3万年前”的大关，为人们承认“前期”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学术界得到了极大的反响。但是学术界对“前期”说的各个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疑问，如对日本“前期旧石器”的定义是否妥当；绝对年代的测定是否可靠和石器的人工痕迹尚不充分等等。这些问题严峻地摆在“前期”派学者的面前，亟待人们继续探究。下面将概括地从五个方面提出这些问题：

1. “前期旧石器文化”的定义欠妥。人类学家渡边直经指出：“前期旧石器”这个术语来源于欧洲旧石器的器型学。‘这名词以及“中期旧石器”和“晚期旧石器”都是有固定概念的。因而在日本使用“前期旧石器”这词来表示3万年前的石器，在国际上是不能通用的，而且容易混同，引起误解。人类学家佐仓朔也指出：世界通用的所谓“前期旧石器时代”大致对应于猿人阶段，至少在20万年前。然而日本一些学者，不顾事实地作出这样的推理：因为日本有“前期旧石器”，所以在日本也存在猿人。佐仓认为在日本3万年前的石器应看作中期旧石器，甚至可能是晚期旧石器。

2. 绝对年代测定有问题。东京教育厅(文化课)的小田静夫在参观了“前期旧石器”遗址座散乱木及其所产的石器后，承认该遗址第13层的遗物确是人工制作的石器。他认为热释光法比¹⁴C法的可靠性差，所以对1981年公布的有关发掘报告中用热释光法测定的第13层年代为42000年前的说法表示怀疑。而且他指出座散乱木第4层、第6C层和第8层的年代反而比第13层的古老7—9万年，这种差错是由于前面这三层火山灰在堆积时有古老的东西掉入，其年代应晚于42000年前。并且认为这遗址测定年代所用的土样采自附近40000年前的火山，火山灰的厚度太薄，也影响它的可靠性。

3. 石器的人工痕迹不充分。首先是对石器本身鉴定上的差错，将自然石头误认为石器，人们把这种所谓的“石器”称作“假石器”。如小田静夫认为青森县金木遗址所产的石器中明确混有自然的石头，是石头与石头相碰而成的假石器。他还认为座散乱木的第15层发现物的原料及加工情况与第13层石器的情况相差甚大。前者不是石器，而是假石器。国际基督教大学的考古学教授 Kiddes 也认为座散乱木第15层的标本看不到人工的痕迹。当然杉原庄介在很久前就认为早水台及岩宿零层的遗物是“自然砾石”，不是石器。

人们在鉴别石器时除了寻找石器本身的打击点和修整痕迹以外，还尽量从石器出土的环境中获取更多的信息，以证明这些石器的真伪。如石料的产地；制作石器时所用的工具。譬如，石锤和石砧；以及石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等等。很多学者所以不承认由早水台、星野的下层、向山和岩宿的零层出土的石器，理由之一就是这些遗址附近找不到制作这些石器的原料和“废料”。一般说来，在一个旧石器遗址内，往往可发现多件用相同岩石打制的石器。据说在座散乱木等宫城县较古老的遗址中，从同一种岩石打制出石器的例子一个也没有。此外，宫城县已发现很多石器，就是没有发现可接合到原来石核上去的石片。

4. 对二次堆积物中石器的疑问。前面已提到，杉原认为星野遗址第5、6层出土的“石器”是经二次堆积，层位又比立川垆姆层靠下，故不是石器。同样，中峰C遗址的第5文化层也经过二次堆积，它的古老年代也不能使人信服。上述例子是第一种二次堆积的情况。第二种二次堆积的情况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如某些地质学家认为座散乱木遗址的第

12—15 层的红色火山灰是同一次火山喷发堆积起来的熔岩堆积层,这次喷发充其量是几天内堆积而成的,这种分析如若正确,那末将这些短期内堆积起来的火山灰分成若干层,又将埋在其中的石器分成若干类都是有问题的。

5. 忽视地质史上的大事件。日本是个岛国,更新世期间反复受全球性冰期变化的影响,海侵和海退时有发生;此外,日本列岛地处火山带,其地质史上有频繁的火山喷发。这两大因素对地层顺序的判断会造成一定的混乱,有时还破坏原生层遗物的分布状态,就如前述的“二次堆积”现象。如果理顺了地史大事件的先后次序,充分掌握了不同事件地层的矿物成分、分布范围及其所含生物遗体的种类,则可大大提高断代分析的正确性。例如广域火山灰的基准层对旧石器文化的编年有重要意义。特别是 22000 年前发生在九州鹿儿岛县始良地区的一次火山大喷发,它喷出的火山灰称为“始良丹泽火山灰”,覆盖面相当大。它覆盖之地除了九州及其南面的群岛外;还包括本州的大部,其北界达青森县;甚至包括日本海西北岸的一小部分中国和苏联的沿海领土及三分之二的朝鲜半岛。小田静夫曾用始良丹泽火山灰分析了近年来发现旧石器遗址的情况:“全日本先土器(指陶器时代前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共 3000 余处,其中大约只有 2% 的遗址处于始良丹泽火山灰层的下面,它们的年代早于 22000 年前,这种遗址在东京一带只有 20 个。就全国而言,绝大多数的遗址应晚于 22000 年前。所以他认为“前期派”提出的 1983 年日本发现 14500 处“前期旧石器”遗址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6. 有人对“前期旧石器”遗址的炭化物问题提出了疑问:为何在盛产“前期旧石器”的宫城县没有一处发现过炭粒呢?按理说,炭粒往往是分布很广的,如静岡县的寺谷遗址中类似烧木的炭化物大量可见;又如东京的高井户东遗址的立川炉埴堆积物的 III、IV、V、VI、VII、IX、X 层就发现 71 处有炭粒。而宫城县没有广泛分布炭粒,小田静夫解释为:可能那里遭受洪水侵袭,轻小的炭粒及花粉等已被冲走。由此看来要圆满解决日本古人类遗址中存在的疑问,必须从全局把握住日本列岛地质环境的特点及其地质史上的大事件,才能确切解释这些局部现象。

最后,介绍一下先史学家赤泽威教授评论日本考古学界近年来“紧急调查”的情况。1965 年以来日本的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伴随土地的开发,涌现了大量古文化遗址,要求考古学家们作应急的调查。1975 年左右紧急调查的遗址达数千处,到八十年代初已超过一万处。紧急调查带有“强烈的不得已而实施的色彩”,人们处在“被追赶地抢救遗址”的境地,不能从容地取得更多全面的资料,往往“根据一部分调查结果,搀杂着大幅度的想象”来讨论问题。在紧急调查中也使用了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但存在“简单地表面结合的危殆”。由此看来,近年来紧急调查的研究成果弊病不少,“前期说”争论中涉及的发现物绝大多数采自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其中一部分也属紧急调查之列,目前学术界对它们争论颇多,确是在所难免。

“前期”说的新起点

关于座散乱木遗址,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它的发现,使得学术界普遍对“前期旧石器”说转变了态度。它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呢?首先,是由于座散乱木石器的“确凿

性”。其次,该遗址埋藏的情况也满足了“前期”说的反对派提出的,“层位不能搅乱,必须有条不紊、并且不能混有自然砾石”等条件。所有这一切使人看了很信服。但仍有不少人对其其他的“前期旧石器”地点抱否定的态度。例如曾在早年参加过星野遗址调查的国学院大学的小林达雄教授,虽然不承认在星野发现的石器,但他认为:“座散乱木第13、15层的遗物是有很好人工打制痕迹的,并且层位不乱,排列有序,是从古老地层里挖出的,是刀形文化以前的一种文化”。另一反对派学者,明治大学的户泽充则教授经实地考察遗址及观看标本后也认为:座散乱木石器的人工加工痕迹是明确的,它们集中地出自原生层面,有条不紊地由上到下分布着,并且上层文化比下层的进步,有文化上的连续性。但他同样没有改变对早水台和星野的石器是“自然石”的看法。但作为整个日本考古界,对日本是否存在“前期旧石器”的疑团已被座散乱木等地的发现所解开,一致认为日本是存在3万年以前的旧石器,由此也促进了人们对其他“前期旧石器”的理解。例如,考古学家江城辉弥教授指出:以前有人认为早水台产的、由“石英粗面岩”(流纹岩)制成的砾石石器是自然石。作为台地的早水台遗址的基岩是青灰色的安山岩,除此以外,产地不存在其他岩性的岩石,这种“石英粗面岩”仅产在离遗址西北10公里多的地方,所以早水台的砾石石器的石料是人工搬运来的。这种分析至少意味着承认早水台遗物含有人为因素。同样,日本考古学家贺川光夫教授前几年也认为早水台的砾石石器是很好的“前期旧石器”。又如地质学家大嶋和雄教授认为,根据火山灰层位序列所测的“前期旧石器”遗址马场坛A的绝对年代为10万年前的数据是确实的。

座散乱木等一批“前期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不仅增强了日本考古界追踪早期旧石器源头的信心,而且也告示了日本体质人类学家去寻找3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的可能性。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盖培先生多次悉心的指教,此外包以新先生和日本学者佐川正敏先生对本文也作了认真的修改,作者在此谨表谢意。

(1990年2月5日收稿)

参 考 文 献

- 田中洋一,1985。最古の日本人をもとめて。科学朝日,(7):14—50。
赤沢威,1983。採集狩猟民の考古学——その生態学的アプローチ——。海鳴社。東京。
東北歴史資料館,1981。旧石器時代の東北。東北歴史資料館振興会。宮城県。
稻田孝司,1988。古代史復元1旧石器人の生活と集団。講談社。東京。